

金庸

作品集

34

鹿鼎記

叁

金庸作品集

鹿鼎記

34



廣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鹿鼎记/金庸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2. 11

ISBN 7-80655-340-1

I. 鹿… II. 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1196 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01-181 号

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出版社在中国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防止和打击盗版、盗印、销售盗版本等非法行为,保护读者的正当权益,我社为本书引进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全部作品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都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询产品真伪。

1. 请拨全国免费电话8008301315,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全球通手机请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往18183150即可。
3. 网上查询 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与广州出版社联系。

地址: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10号

邮编: 510121

电话: 020-83780265、83781097(白天) 13570022400(全天)

传真: 020-83780167

凡提供有效证据和可靠线索协助打击盗版活动的人士,将获得广州出版社的重奖。谢谢读者对广州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金剪无声云委地 宝钗有梦燕依人	691
第二十二回	老衲山中移处漏 佳人世外改妆时	723
第二十三回	天生才士定多癖 君与此图皆可传	769
第二十四回	爱河纵涸须千劫 苦海难量为一慈	803
第二十五回	乌飞白头窜帝子 马挟红粉啼宫娥	833

第二十六回	草木连天人骨白 关山满眼夕阳红	865
第二十七回	滇海有人闻鬼哭 棘门此外尽儿嬉	903
第二十八回	未免情多丝宛转 为谁辛苦窃玲珑	933
第二十九回	卷幔微风香忽到 瞰床新月雨初收	975
第三十回	镇将南朝偏跋扈 部兵西楚最轻剽	1011



韦小宝伸手

啪啪两个耳光，

当胸一拳，右足横扫，

公主又即跌倒。他跳将

上去，倒骑在她背上，双拳

便如擂鼓，往她腿上、屁股上用力

打去，大骂：「臭小娘，老子打死你！」



第二十一回 金剪无声云委地 宝钗有梦燕依人

不一日，海船到达秦皇岛，弃船登岸，到了北京。

韦小宝道：“我要想法子混进皇宫去，可不知哪一天方能得手，大伙儿须得找个安身之所。”当下陆高轩去租了一所住宅，是在宣武门头发胡同，甚是清静，一行人搬了进去。

安顿已毕，韦小宝独自出来，到甜水井胡同天地会的落脚处去看，见住客已换了个茶叶商，打着会中切口问了几句，那人瞠目不知，显是会中已搬了地址。再踱去天桥，心想八臂猿猴徐天川就算也给逼着入了神龙教，不在天桥，会中其余兄弟高彦超、樊纲、钱老本等或许可以撞上。哪知在天桥来回踱了几转，竟见不到一个。

当下来到西直门上次来京住过的客店，取出三两银子，抛在柜上，说要一间上房。掌柜见他出手阔绰，招呼得十分恭敬。韦小宝又取五钱银子，塞进店小二手里，仍要上次住的那间天字第三号上房，碰巧这房并无住客，店小二算是白赚了五钱银子。韦小宝喝了杯茶，躺在炕上闭目养神，听得四下无声，拔出匕首，撬开墙洞，顺治皇帝交给他的那部经书好端端地便在洞里。他打开油布，检视无误，将砖块塞回墙洞。胖头陀已成自己下属，不必再叫侍卫来护送经书，于是把经书揣入怀中，径向禁城走去。

走到宫外，守门侍卫见一个少年穿着平民服色，直向宫门走来，喝道：“小家伙，干什么的？”韦小宝笑道：“你不认识我么？我是宫里的桂公公。”那侍卫向他仔细一看，认了出来，果真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桂公公，忙满脸堆笑，说道：“桂公公，你穿了这身衣服，嘻嘻。”韦小宝笑道：“皇上差我去办一件要紧事，赶着回话，来不及换

衣服了。”那侍卫道：“是，是。桂公公红光满面，这趟差事定然顺手得很，皇上定有大大赏赐。”

韦小宝回到自己住处，换了太监服色，将经书用块旧布包了，径到上书房来见皇帝。

康熙听得小桂子求见，喜道：“快进来，快进来。”韦小宝快步走进，只见康熙站在内书房门口，喜孜孜地道：“他妈的，小桂子，快给我滚进来，怎么去了这么久？”这“他妈的”三字，他只在韦小宝面前才说，已憋得甚久。

韦小宝跪下磕头，说道：“恭喜皇上，天大之喜！”

康熙一听，便知父王果然尚在人世，心头一阵激荡，身子晃了几下，伸手扶住门框，说道：“进来慢慢地说。”胸口一酸，险些掉下泪来。

韦小宝走进内书房，回身将房门关了，上了门闩，在四周书架后巡了一趟，不见另有侍候皇帝的太监，才低声说道：“皇上，我在五台山上见到了老皇爷。”

康熙紧紧抓住他手，颤声道：“父皇……果然在五台山出了家？他……他说什么？”

韦小宝于是将在清凉寺中如何会见老皇爷，如何西藏的喇嘛意图加害，自己如何奋勇救护，拼命保驾，如何幸得少林十八罗汉援手等情一一说了。这件事本已十分惊险，在他口中说来，另行加多了三分，自己的忠心英勇，那更是足尺加五。只听得康熙手中捏了把汗，连说：“好险，好险！”又道：“咱们即刻派一千名护卫上山，加意卫护。”

韦小宝摇头道：“老皇爷多半不愿意。”于是又将顺治的言语一一转述。

康熙听父亲叫自己不用去五台山相会，又赞自己：“他是好皇帝，先想到朝廷大事，可不像我……”这几句话，忍不住放声哭了出来，说道：“我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韦小宝待他哭了一会，取出经书，双手呈上，说道：“老皇爷要

我对你说：‘天下事须当顺其自然，不可强求，能给中原百姓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那么咱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老皇爷又要我对你说：‘要天下太平，“永不加赋”四字，务须牢牢紧记。他能做到这四字，便是对我好，我便心中欢喜。’”

康熙怔怔听着，眼泪扑簌簌地流在包袱之上，双手发抖，接了过去，打开包袱，见是一部《四十二章经》，翻开来，第一页写着“永不加赋”四个大字，笔致圆柔，果是父亲的亲笔，呜咽道：“父皇训示，孩儿决不敢忘。”

他定了定神，细细询问顺治身子是否安康，现下相貌如何，在清凉寺中是否清苦之极。韦小宝一一据实禀告。康熙一阵伤心，又大哭起来。

韦小宝灵机一动：“他妈的，我也陪他大哭一场，他给我的赏赐一定又多了许多，反正眼泪又不用钱买。”说哭便哭，抽噎了几下，眼泪长流，呜呜咽咽地哭得凄惨之极。康熙虽然悲痛难忍，哭泣出声，但自念不可太失身份，因此不住强自抑制。韦小宝却有意故作，竟然号啕大哭。这件本事，他当年在扬州之时，便已十分拿手，母亲的毛竹板尚未打上屁股，他已哭得惊天动地，而且并非干号，而是货真价实的泪水滚滚而下，旁人决计难辨真伪。

康熙哭了一会，收泪问道：“我想念父皇，因而哭泣，你却比我哭得还要伤心，那为什么？”韦小宝道：“我见你哭得伤心，又想起老皇爷温和慈爱，对我连声称赞，说我不顾性命地保驾，很喜欢我，心中更加难过了。”一面说，一面呜咽不止，又道：“若不是我知道你挂念，赶着回来向你禀报，真想留在五台山上服侍老皇爷，也免得担心他给坏人欺侮。”

康熙道：“小桂子，你很好，我一定重重有赏。”

韦小宝眼泪还是不断流下，抽抽噎噎地道：“皇上待我已经好得很，我也不要什么赏赐了，只盼老皇爷平安，我们做奴才的就快活得很了。”他在神龙岛上走了这一遭，耳听得人高呼“教主永享仙福，寿与天齐”，丝毫不以为耻，不免脸皮练得更厚，拍马屁的功夫

大有长进，但教讨人欢喜，言语更是夸张。

康熙信以为真，说道：“我也真担心父皇没人服侍。你说那个行颠和尚莽莽撞撞，甚是粗笨，父皇身边没个得力的人，好叫人放心不下。小桂子，难得父皇这样喜欢你……”韦小宝听到这里，张大了口，合不拢来，心里暗暗叫苦：“啊哟！啊哟！这次老子要倒大霉，老子吹牛吹得过了分。”只听康熙续道：“……本来嘛，我身边也少不了你。不过做儿子的孝顺父亲，手边有什么东西，总是挑最好的孝敬爹爹。你是我最得力的手下，年纪虽小，却十分能干，对我父子都忠心耿耿……”韦小宝心中大叫：“乖乖龙的东，我的妈呀！你派老子去五台山陪老和尚，宁可叫我坐牢。”

果然听得康熙说道：“这样吧，你上五台山去，出家做了和尚，就在清凉寺中服侍我父皇……”韦小宝听得局势紧急，不但要陪老和尚，自己还得做小和尚，大事之不妙，无以复加，不等他说完，忙道：“服侍老皇爷是好得很，要我做和尚，这个……我可不干！”

康熙微微一笑，说道：“也不是要你永远做和尚。只不过父皇既一心清修，你也做了和尚，服侍起来方便些。将来……将来……你要还俗，自也由得你。”言下之意，是说日后顺治老了，圆寂归西，你不做和尚，谁也不会加以阻拦。

饶是韦小宝机变百出，这时却也束手无策，他虽知小皇帝待自己甚好，但既出口差遣，倘若坚决不允，不但前功尽弃，说不定皇帝一翻脸，立即砍了自己脑袋，可不是好玩的，哭丧着脸，道：“我……我可又舍不得你……”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一次却是半点不假，千真万确，乃是真哭，只不过并非为了忠君爱主之心，实在是不愿去当小和尚。

康熙大为感动，轻拍他肩头，温言道：“这样吧，你去做几年和尚，服侍我父皇，然后我另行派人来，接替你回到我身边，岂不是好？父皇不许我去朝见，我却是非去不可的。那时候你又可见到我了，也不用隔多久。小桂子，你乖乖地，听我吩咐，将来我给你一个好官做。”眼见韦小宝哭个不住，安慰他道：“你在庙里有空，就读

书识字，以便日后做官，做个大官。”

韦小宝心想：“将来做不做大官，管他妈的，眼前这个小和尚怕是做定了。”转念一想：“我到得五台山上，胡说八道一番，哄得老皇爷放我转来，也非难事。只说小皇帝没我服侍，吃不下饭，这次离开他一两个月，便瘦了好几斤，老皇爷爱惜儿子，定然命我回官。”此计一生，便即慢慢收了哭声，说道：“你差我去办什么事，原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别说去做和尚，就是乌龟王八蛋，那也做了。皇上放心，我一定尽心竭力，服侍老皇爷，让他老人家身子康强，长命百岁……还有……永享仙福，寿与天齐。”

康熙大喜，笑道：“你出京几个月，居然学问也长进了，成语用得不错。怎地在五台山上耽了这么久？不容易见到老皇爷，是不是？”

韦小宝心想神龙岛之事，还是不说为妙，答道：“是啊，清凉寺的住持方丈，还有那位玉林老法师，说什么也不肯认庙里有老皇爷，我又不好点破，只得在山上一座庙里转来转去地做法事，今天到显通寺去打醮，明天又到佛光寺放焰口。五台山几千个大和尚小和尚，我少说也识得了一千有零。若不是那些恶喇嘛来啰唆老皇爷，只怕我今天还在布施僧衣斋饭呢。”康熙笑道：“你这下可破费不少哪！花了的银子，都到内务府去领还吧。”他也不问数目，心想韦小宝立了大功，又肯去做小和尚，他爱开多少虚头，尽可自便。

不料韦小宝道：“不瞒皇上说，上次你派我去抄鳌拜的家，奴才是很有点儿好处的。当时不好意思跟你禀报。这次去五台山，见到老皇爷，受了他老人家的教训，明白对皇上什么坏事都不可做，于是把先前得的银子，都布施在庙里了，也算是奴才帮皇上积些阴德，盼望菩萨保佑，老皇爷和皇上早日团圆。这笔钱本来是皇上的，不用再领了。”心想你父子早日团圆，我也可少做几天小和尚；同时有了这番话，日后如果有人告发，说我抄鳌拜家时吞没巨款，此刻也已有伏笔：“我早代你布施在五台山上啦，还追问什么？”

康熙一听，更是欢喜，连连点头，问道：“五台山好不好玩？”

当下韦小宝说了些五台山上的风景。康熙听得津津有味，说道：“小桂子，你先去，我不久就来。咱们总得想法子迎接父皇回宫，他老人家倘若一定不肯还俗复位，那么在宫里清修，也是一样。”韦小宝摇头道：“那恐怕难得紧……”

忽听得书房门外靴声橐橐，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叫道：“皇帝哥哥，你怎么还不来跟我比武？”说着砰砰几声，用力推门。康熙脸露微笑，道：“开了门。”韦小宝心想：“这是谁？难道是建宁公主？”走到门边，拨下门闩，打开房门。一个身穿大红锦衣的少女一阵风般冲进来，说道：“皇帝哥哥，我等了好久，你老是不来，怕了我啦，是不是？”韦小宝见这少女十五六岁年纪，一张瓜子脸儿，薄薄的嘴唇，眉目灵动，颇有英气。

康熙笑道：“谁怕了你啦？我看你连我徒儿也打不过，怎配跟我动手。”那少女奇道：“你收了徒儿，那是谁？”康熙左眼向韦小宝一眨，说道：“这是我的徒儿小桂子，他的武功是我一手所传。快来参见师姑建宁公主。”

韦小宝心想：“果然是建宁公主。”他知道老皇爷共生六女，五女夭殇，只有这位公主长大（按：建宁公主其实是清太宗之女，顺治之妹。建宁长公主的封号也要到康熙十六年才封。顺治的女儿和硕公主是康熙的姊姊，下嫁鳌拜之侄。但稗官小说不求事事与正史相合，学者通人不必深究），是皇太后亲生。韦小宝极怕皇太后，平时极少行近慈宁宫，公主又不到皇帝的书房来，因此直至今日才得见到。他听了康熙的话，知道是他兄妹闹着玩，便即凑趣，笑嘻嘻地上前请安，说道：“师侄小桂子叩见师姑大人，师姑万福金……”

建宁公主嘻嘻一笑，突然间飞起一脚，正中韦小宝下颏。这一脚踢来，事先竟没半点朕兆，韦小宝又屈了一腿，躬身在她足边，却哪里避得开？他一句话没说完，下巴上突然给重重踢了一脚，下颏合上，登时咬住了舌头，只痛得他“啊”的一声，大叫出来，嘴巴开

处，鲜血流了满襟。

康熙惊道：“你……你……”建宁公主笑道：“皇帝哥哥，你的徒弟功夫脓包之极，我踢一脚试试他本事，他竟然避不开。我瞧你自己的武功，也不过如此了。”说着格格而笑。

韦小宝大怒，心中不知已骂了几十句“臭小娘，烂小娘”，可是身在皇宫，公主究是主子，又怎敢骂出一个字来？

康熙慰问韦小宝：“怎么？舌头咬伤了？痛得厉害么？”

韦小宝苦笑道：“还好，还好！”舌头咬伤，话也说不清楚了。

建宁公主学着他口音，道：“还好，还好，性命丢了大半条！”又笑了起来，拉住康熙的手：“来，咱们比武去。”

先前皇太后教康熙武功，建宁公主看得有趣，缠着母亲也教，皇太后点拨了一些。她见母亲敷衍了事，远不及教哥哥那样用心，要强好胜，便去请宫中的侍卫教拳。东学几招，西学几式，练得两三年下来，竟也小有成就。前几日刚学了几招擒拿手，和几名侍卫试招，大家当然相让，个个装模作样，给小公主摔得落花流水。她知众侍卫哄她高兴，反而不喜，便去约皇帝哥哥比武。康熙久不和韦小宝过招，手脚早已发痒，御妹有约，正好打上一架。

两人在小殿中动起手来。康熙半真半假，半让半不让，五场比试中赢了四场。建宁公主气不过，又去要母亲教招。皇太后重伤初愈，精神未复，将她撵了出来。她只得再找侍卫，又学了几招擒拿手，约好了康熙这天再打。

不料韦小宝回宫，长谈之下，康熙早将这场比武之约忘了。他得到父皇的确讯，悲喜交集，心神恍惚，哪里还有兴致和妹子闹玩，说道：“此刻我有要紧事情，没空跟你玩，你再去练练吧，过几天再比。”

建宁公主一双弯弯的眉毛蹙了起来，说道：“咱们江湖上英雄比武，死约会不见不散，你不来赴约，岂不让天下好汉耻笑于你？你不来比武，那就是认栽了。”这些江湖口吻，都是侍卫们教的。

康熙道：“好，算我栽了。建宁公主武功天下第一，拳打南山猛

虎，足踢北海蛟龙。”

建宁公主笑道：“足踢北海毛虫！”飞起一脚，又向韦小宝踢来。

韦小宝侧身闪避，她这一脚就踢了个空。她眼见皇帝今天是不肯跟自己比武的了，侍卫们身材魁梧，倘若真打，自己定然打不过，这个小太监年纪高矮都和自己差不多，身手又甚灵活，正好拿来试招，说道：“好！你师父怕了我，不敢动手，你跟我来。”

康熙向来对这活泼伶俐的妹子很是欢喜，不忍太扫她兴，吩咐：“小桂子，你去陪公主玩玩，明日再来侍候。”

建宁公主突然叫道：“皇帝哥哥，看招！”握起两个粉拳，“钟鼓齐鸣”，向康熙双太阳穴打去。康熙叫道：“来得好！”举手一格，转腕侧身，变招“推窗望月”，在她背上轻轻一推。公主站立不定，向外跌了几步。

韦小宝嗤的一声笑。公主恼羞成怒，骂道：“死太监，笑什么？”一伸手，抓住了他右耳，将他拖出书房。韦小宝若要抵挡闪避，公主原是抓他不住，但终究不敢无礼，只得任由她扭了出去。

建宁公主扭住他耳朵，直拉过一条长廊。书房外站着侍候的一大排侍卫、太监们见了，无不好笑，只是忌惮韦小宝的权势，谁也不敢笑出声来。

韦小宝道：“好啦，快放手，你要到哪里，我跟着你去便是。”

公主道：“你这横行不法的大盗头子，今日给我拿住了，岂可轻易放手？我先行点了你的穴道再说。”伸出食指，在他胸口和小腹重重戳了几下。她不会点穴，这几下自然是乱戳一气。韦小宝大叫：“点中穴道啦！”一跤坐倒，目瞪口呆，就此不动。

公主又惊又喜，轻轻踢了他一脚，韦小宝毫不动弹。公主喝道：“起来！”韦小宝仍是不动。公主还道自己误打误撞，当真点中了他穴道，道：“我来给你解穴！”提足在他后腰一踢。韦小宝心道：“这臭小娘见解不开我的穴道，还要再踢。”当下“啊”的一声，跳了起来，说道：“公主，你的点穴本领当真高明，只怕连皇上也不会。”公主道：“你这小太监奸滑得很，我几时会点穴了？”但见他善伺人

意，也自喜欢，说道：“跟我来！”

韦小宝跟着她，来到他和康熙昔日比武的那间屋子。公主道：“上了门，别让人来偷拳学师。”韦小宝一笑，心道：“凭你这点微末功夫，有谁来偷拳学师了！”当即依言关门。公主拿起门闩，似是要递给他，突然之间，韦小宝耳边嘭地一声，头顶一阵剧痛，就此人事不知了。

待得醒转，睁眼只见公主笑吟吟地叉腰而立，说道：“窝囊废的，学武之人，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打你这一下，你怎么不防备？还学什么武功？”韦小宝道：“我……我……”只觉得头痛欲裂，忽然左眼中湿腻腻地，睁不开来，鼻中闻到一股血腥味，才知适才已给这一门闩打得头破血流。

公主一摆门闩，喝道：“有种的，快起身再打。”呼的一声，又是一闩打在他肩头。

韦小宝“啊”的一声，跳起身来。公主挥门闩横扫，掠他脚骨。韦小宝侧身闪避，伸手去夺门闩。公主叫道：“来得好！”门闩挑起，猛戳他胸口。韦小宝向左避让，不料那门闩翻了过来，砰地一声，重重打中了他右颊。

韦小宝眼前金星乱冒，踉跄几步。公主叫道：“你这绿林大盗，非得赶尽杀绝不可。”门闩猛力横扫，韦小宝扑地倒了。

公主大喜，举门闩往他后脑猛击而下。韦小宝只听得脑后风声劲急，大骇之下，身子急滚，砰的一声，门闩打在地下。公主大叫：“啊哟！”这一下使力太重，震得虎口剧痛，大怒之下，在他腰间重重一脚。韦小宝叫道：“投降，投降！不打了！”公主举门闩击落，这一下打中他小腹，啪的一声，幸好打中在他怀中所藏的五龙令上，韦小宝刚欲跃起，又摔了下来。公主一闩又一闩，怒骂：“你这死太监，我要打你，你敢闪开？”

公主力气虽不大，但出手毫不容情，竟似要把他当场打死。韦小宝惊怒交集，奋力转身跃起。公主举闩迎面打来，韦小宝左手挡格，喀喇一响，臂骨险断。他心念急转：“公主明明不是跟我闹着

玩，干吗要打死我？啊！是了，她受了皇太后嘱咐，要取我性命！”

一想到此节，决不能再任由她殴打，右手食中两根手指“双龙抢珠”，疾往公主眼中戳去。公主“啊哟”一声，退了一步。韦小宝左足横扫，公主扑的倒了，大叫：“死太监，你真打么？”韦小宝夹手夺过门闩，便要往她头顶击落，只见她眼中露出又是恐惧、又是恼怒的神色，心中一惊：“这是皇宫内院，我这一门闩打下去，那是大逆不道之事，除非将她杀了，用化尸粉化去，否则后患无穷。”这么一迟疑，手中高举的门闩便打不下去。

公主骂道：“死太监，拉我起来。”韦小宝心想：“她真要杀我，可也不容易。”当即伸左手拉她起来。公主道：“你武功不及我，只不过我不小心绊了一跤而已。刚才你已叫过投降，怎地又打？男子汉大丈夫，怎么不守武林中的规矩？”

韦小宝额头鲜血淋漓，迷住了眼睛，伸袖子去擦。公主笑道：“你打输了，没用东西。来，我给你擦擦血。”从怀中取出一块雪白手帕，走近几步。韦小宝退了一步，道：“奴才可不敢当。”公主道：“咱们江湖上英雄好汉，须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便用手帕去抹他脸上血渍。韦小宝闻到她身上一阵幽香，心中微微一荡，此时两人相距甚近，见到她一张秀丽的面庞，皮色白腻，心想：“这小公主生得好俊！”

公主道：“转过身来，我瞧瞧你后脑的伤怎样。”韦小宝依言转身，心想：“先前我可是多疑了，原来小公主真是闹着玩的，只不过她好胜心强，出手不知轻重。”公主伸手轻轻抚摸他后脑的伤处，笑问：“痛得厉害么？”韦小宝道：“还好……”

突然之间，韦小宝背心一阵剧痛，脚下被她一勾，俯跌在地。原来公主悄悄取出藏在小蛮靴中的短刀，冷不防地忽施偷袭，左足踏住他背脊，提刀在他左腿右腿各戳一刀，笑道：“痛得厉害么？你说‘还好’，那么再多戳几刀。”

韦小宝大骇，暗叫：“老子要归位！”背上有宝衣护身，短刀鹤不进去，腿上这两刀也非重伤，却已痛得他死去活来，想要施展洪夫